

從野堂存稿

繆太史從野堂存稿卷之第七

詩

五言古

賦得夏忠靖母似姚夫人文太君

有序

初冬卽事

寄韓正堂

贍曾太翁遺像有述

其二

解石帆給諫屬書家冊

昆陵舟次晤別薛純臺僕少

七言古

讀陸宣公奏議有感

初冬念邊戍

題張封翁萬綠園

華陽孔太翁太母七十雙壽南還

程生廷灝游余門廿年所矣近來長安就

余邸中甚歡以其母金孺人聖善開七
袞也忽爾言別爰賦短章以佐酌者且
志勉云

五言律

大行皇太后挽歌

其二

五日憶江南競渡

玉署槐陰

日錄

其二

懷方孟旋李長蘅諸友

李貫之索贈黃梅臺

送門人程灝然

途次遇雪遙憶金雙南太行

定州道中卽事

入檻

痛親

痛弟妹

慰內

示兒

慰女

寄友

七言律

夢卜求賢采

賦得秋聲一鴈飛

瀛洲亭聽鶯

懷蕭如城司李兼柬蔡元崗給諫感懷胡

葵翁老師

贈賀知恐

贈黃太史封翁

送何武義給諫左遷浙臬

方孩未侈稱沙縣山水之勝余謂此真新
婦配參軍也周玉繩諸年丈各有贈什

次韻

贈姜年伯

寄李貫之內兄用杜句發端情至之言非
擬議云爾

寄孫紹峰

東阿道中

袁中丞晞我出游泮圖委題以余同齒同
游故也莞爾有述

洪葆原年丈闡政報滿還朝

贈別閩中蔡子周甫

贈京口王別駕

贈何越疇

其二

齋中守歲

元日大雪

和姜養冲

庚申立春日

送張符禹

冬夜遇趙庵留題

擬送袁中丞開府登萊

讀何大理集有感因書冊子似大瀛郡伯

渡漳

民部劉念劬枉函并致到楊大洪手札却

寄

鄧鴻臚惠菊依韻賦謝

五言排律

擬送 福籜之國

朱平涵前輩操舟見訪余適往郡中有阻

面對寄贈

贈吳安節

送別楊遽初公祖

七言絕句

登第後哭詔安胡葵翁老師

其二

其三

其四

初夏署中卽事

其二

其三

其四

送同館胡休仲乃翁歸越

其二

其三

其四

送楊侗孩館兄

其二

送孔中甫館兄

其二

徒野堂存稿

江陰西谿繆昌期著 門

詩

五言古

賦得夏忠靖母似姚夫人文太君

有序

夏忠靖母廖夫人忠靖幼孤夫人教之嚴而愛事姑甚謹姑病執其手語曰吾無以報汝願汝壽過我子孫事汝如汝

事我忠靖拜大司農夫人年八十晉封
太夫人三楊及胡祭酒諸公皆升堂拜
焉

忠靖掌邦計母廖尚皓首別殿賜宴歸高堂介
眉壽是時長陵中羣公並耆舊三楊列館閣
胡公爲祭酒連鑣登母堂却行拜階右鏘鏘委
佩聲肅肅奉觴走母也徐唱言雍容三爵後上
云主恩深報稱莫相負下云計臣勞提挈視吾

友嗟此良宴會明時信非偶誰與矢德音乃在一寡婦養姑泣下泉持家敝箕帚尚書信卿才訓廸自黃口蟲魚箋獨勞釣軸教已久繇來孤貧兒往往踐台斗

初冬卽事

游子畏朔風九月吹寒屋御溝堤上柳蕭蕭黃葉禿玄冬初布令陰塵走平陸忽傳新甲子預報春風燠鳳曆頒銅署明朝遍九牧初驚淑氣

行里生不利用
回翻覺流光速何以答堯天無糜大官祿

寄韓正堂

二鳥集上林相顧矜羽翰朝棲瓊樹巔夕飲瑤池畔一鳥忽不戢偶中金丸彈一鳥失其雛惻惻訴悲惋飄蕩各西東慘憺玄雲變離合豈有常物理自難算雄飛與雌伏受質繇來判自我謝巢窠戢影循沙岸願君整逸翮乘時返霄漢願君愛光儀風雨無凌亂一振朝陽鳴鶠音自

紛散

瞻曾太翁遺像有述

喬雲年兄乃翁

有美曾太翁抗義兼敦信流俗多波靡翁也石
粼粼天道豈無親申錫在賢亂憐愛固情深夏
楚歲自振榮華亦等閑詩書勿可擯

其二

之子生無忝烏奕起塵埃南宮屬冠冕北門領
翹材嘆息翁彌留小宛日徘徊披圖儼然在臯

魚孔哀哀何限人子情白華與南陔

解石帆給諫屬書家冊

有美海陵彥後先負勁節高躡曾城霞倒挽長
河雪誰不媚時賢吾耻與同列諫書天下聞世
顯忠途揭後起正多賢元愷綬爭結

毘陵舟次晤別薛純臺僕少

蘭芳挺喬秀虬姿媚高岑自非風霰集誰思儔
侶尋彼美河東子蹠約抱孤襟一乘驄馬出蜀

道行駸駸妖氛起邛僰玉壘生重陰誓衆堅城
守發號執田禽功成賞更薄去住盼園林乃知
補浴手智勇惟深沉我行届歲盡雨雪正狂侵
憂時三嘆息河漢渺知音願將磊砢骨持以勸

朝簪

七言古

讀陸宣公奏議有感

建中皇帝奉天急行在詔書人人泣鐘簴不移

師武臣誰知陸九詞頭立推誠布公說未行咫
尺不見煬寵明白衣太尉怒投券倉皇六飛山
南城涕泣梁洋求內相趨趣爰立咸陽京瓊林
大盈空舊額月奉日進需索迫延齡作相未裂
麻忠州別駕罷賓客嗚呼饒州量移心咄嗟不
轉忠州石君不見中山壺歿萬古悲讀公奏議
如其悲中山奉天竟何別今人悲昔徒爾爲

初冬念邊戍

霜花乍拂凝刁斗胡馬嘶風踏荒阜犬羊成群
毳幙蕃獵圍野火連天煦中宵擊柝傍孤城帶
甲橫戈鐵蒙首月色淒迷塞草枯鴈聲嘹唳爭
尋偶此時簫瑟實堪悲誰憐久戍衣偏垢邊臣
婿虜虜輕心馳幣中朝掩其醜茵蓐自奉厚常
寸幸虜不來歡進酒一夕家鄉千里輕夢回又
聽風聲吼傳聞聖主賜冬衣中外乾沒傷露
肘下情未敢達吾皇從來格套相蒙久妄意

狼煙絕塞空有道之世四夷守

題張封翁萬綠園

名山聽說王官谷天柱峰高挿雲矗昔人隱者
司空圖臥穩中條結茅屋千載風流誰繼之萬
綠園成半畝甃十畝之間桑閑閑林水翳然濛
漢間遠者二華分突兀近廻五老助追攀床頭
自墮釀百斛屋角黃河流半灣樂哉張翁此別
圃仙嵒神岳不隔武於今霍嶽稱天鎮在昔堯

都擅地主地主萬古無消息決漭臺荒臨子午
何如嘯歌隱雲深從來垂釣在河濱堪誇平泉
梓澤庄不數輞川辛夷塢登臨把盞宅詩成歡
娛戲綵供醉舞戲綵蓬萊觀裡仙式穀佇看天
賴補補天事業亦尋常漱枕巢由差可伍

華陽孔太翁太母七十雙壽南還

華陽洞天神僊宅丹砂色奪芙蓉碧來往風塵
老歲星吏隱浮沉甘執戟岷峨口勒循良碑洙

泗經傳

先聖澤刪緝一劖氣成虹濟濟堂前

列五龍山川不鬱文人色破浪幸得乘長風讀

書中秘有文舉以次興者俱火攻燕邸就養驟

歸去宮袍畫錦爲公御祖道輝煌金馬門新詞

璀璨銅龍署阿翁相將阿母行壽考不忘終譽

處

程生廷灝游余門廿年所矣近來長安就

余邸中甚歡以其母金孺人聖善開七

袞也忽爾言別爰賦短章以佐酌者且
志勉云

長安風沙爭撲面蛾眉自掃謝時彥頰有宿昔
及門人殘燈細雨談無倦一日別我將南歸謂
言阿母年古稀桑弧蓬矢男子事阿母親縫游
子衣行行再拜辭阿母母曰勗哉兒矯首澄江
夫子籍金闈朝夕往從慎無咎生述慈訓轉告
余慚余碌碌大官精酬拜紛紛心所厭眼光時

在架上書未敢放倒平生志古來經綸在識字
京師如海一身藏知我者誰祇心瘁得生過從
喜欲狂笑言達曙以爲常松窓明月今猶昔文
章出處向相商送生歸去新安里鶴髮丹顏倚
間俟問生所得較前奢怒馬鮮衣毋所耻我聞
黃山秀可餐中有仙母食琅玕男兒鼈勉功名
事錦衣兼作羽衣看

五言律

大行皇太后挽歌

大行辭月殿涕淚滿勾陳翟輶宸典宴軒鉅夕
緯淪占沙開萬曆輟蘭謝三春厚載難云報六
宮寒食新

其二

堯母從來聖螽斯更匝周如何桐剖日正值馭
歸秋天上開瓊闕人間杵玉球最憐宮漏永雨
露感涼愁

五日憶江南競渡

蕤賓調玉律膏雨瀉銀河遙憶江流勝因思綵鷁多影翻鯨駭鬢標鷗錦騰波髣青莎畔飛花濕綺羅

玉署槐陰

庭樹初成幄繁陰滿画簷碧分青玉案涼度水
昇簾帶草隨雲過文星漏影纖瀟然發清賞可

以汗蠻炎

其二

北院文書靜南窓樹色新疎枝搖鳳尾密影砌
龍鱗細雨遮重幕微風透錦茵夜深絲竹響殷
夢叶楓宸

懷方孟旋李長蘅諸友

塵襟堪煩惱思君緒自清別來嘯歌阻夢去旅
魂驚懷古心多折憂時氣未平對茲不同調慚
愧說多情

李貫之索贈黃梅臺

聞說黃童俊今來
綰綬遲葛藤容易了
君治有葛藤山
雲雨未全疑水國
琴宜撫江鄉米便齋
晚潮簫鼓動沙岸雨鳴隨

送門人程灝然

我已離羣久君能歲一來
茶瓜談舊事水石坐
新苔病骨翻然醒愁容頓爾開
且遲松際月莫

聽暮潮催

途次遇雪遙憶金雙南大行

本是冰銜客偏宜帶雪行雲山無可繪馬僕亦俱清未酒頻呼盞無茶且試烹同人何處宿此景倍關情

定州道中卽事

聞說中山酒中山酒似醯浮橋題古渡劣馬慣騎嘶水急穿冰駛鴉寒逐草棲漸看纖月上多露不愁迷

入檻

以下七首係赴遠時作

嘗讀膚滂傳潛然涕不禁而今車檻裏始悟夙
根深一死無餘事三朝未報心南枝應北指
視我實園陰

痛親

生來氣體弱父母倍情憐妖夢頻紛若慈顏意
慘然無心逃密網有恨負重泉赤岸松杉邈諸
孫好護旛

痛弟妹

愛妹同胞篤先零二十秋剛餘異母弟禍到已
彌留原上淒風緊飛車白白收門衰應祚薄已
矣復何尤

慰內

閨房偏盛德死矣愧吾妻百順承姑舅千辛啜
藿藜榮華悲短促風雨泣低迷忍死提諸子毋
徒嘆噬臍

示兒

諸兒初了了長大竟無成世事渾如夢遺經累
後生覆巢寧有卵刈艸豈留萌幸得收吾骨還
須隱姓名

慰女

五女儒生婦年來禮法王祇今逢末劫正合懼
餘殃稍足無盈橐長貧可厭糠緹縈何處訴軟
語慰而攘

寄友

生平肝膽熱撥出在人前爲友常分謗推賢必讓先我心無曲折人性有狃便生亥交應在宵爲異已憐

七言律

夢卜求賢咏

館選

風雲千古慶明良况值清朝泰運光紫禁夢回驚版築黃麻詔發責磻陽非關鼎鼐虛台輞

行野堂存稿
卷之二
賦得秋聲一鴈飛

祇爲金甌重棟梁草莽幸承恩寵渥共瞻玉燭
與天長

淅瀝金風動碧林瑤空獨鴈助長吟聲寒絕塞
三千里影照長安一片砧秦隴雲橫朝起笛瀟
湘月冷夜聞琴於今聖世銷烽火北海應無繫

帛音

瀛洲亭聽鸕

地敞蓬瀛午漏沉流鶯聲轉入磚陰若爲求友
鳴芳樹應是遷喬借上林繚繞遠隨仙樂細間
關不隔禁花深雙柑斗酒幽人意何似瑤池聽
好音

懷蕭如城司李兼柬蔡元尚給諫感懷胡

葵翁老師

亭敞臨漳草色青故人霄漢綰簪縱文章自昔
歸蕭綱僊氣繇來屬蔡經夢入桑乾霜月皎延

垂荔子露華零應憐無限南州慟好爲吹噓涸
轍鯀

贈賀知凊

雲陽烟水碧粼粼咫尺華陽洞口春山擘畫圖
飛翠閣袖携香靄散蒼筠風流絕賽陶元亮勝
事還追賀季真更羨鳳毛開五色猶能奮筆觸

龍鱗

贈黃太史封翁

群光繚繞五羊城海屋珠輝曜日明三島春秋
雙鳥徙十洲烟月一槎輕龍文曉護泥金簡鶴
背時携煉石鑄最喜傳經輝禁近板輿初御歲
星精

送何武義給諫左遷浙臬

驚君一疏叫天關聖主優容檻許攀半夜牽
衣寒燕尾一朝升座動龍顏應知形史標遺
直仍喜峩冠便觸奸九廟有靈潛受簡可容

長去紫宸班

方孩未侈稱沙縣山水之勝余謂此真新
婦配參軍也周玉繩諸年丈各有贈什
次韻

方郎年少擅撥觚爲愛名山乞領符洗馬入都
人似堵令君行市果投車漫誇極樂神仙窟翻
徒多芒熱鬧區却笑稚川真鈍漢丹砂勾漏計

全輸

贈姜年伯 同館箴勝兄乃翁建言家居

披鱗往日動星辰漢署光儀二十春本爲聖

朝經石畫何妨壯歲乞閑身文章世業鵠鸞接
黼黻皇猷鶯鶯新佇看霞觴初度日還徵四皓

上蒲輪

寄李貫之內兄用杜句發端情至之言非

擬議云爾

童稚情親四十年中間百緒總堪憐少因家難

心幾醉壯爲浮名覩屢穿愧我謾稱金馬客遲
君不了蠹魚緣明春早放江南棹相與徜徉谿
水邊

寄孫紹峰

念汝當年意氣傾酒鐺詩筆劇縱橫黃金散去
家何在白髮添來鬚幾莖宅傍渭陽餘宿草名
尊吳苑失長城却憐一片蓬瀛月夢落湖塘隔

萬程

東阿道中

七月驅車歸路長病餘况是怯驕陽火坑歷劫
何時洗水國洪濤未許航昨夜高唐歌入夢今
朝穀嶺翠侵裳奚童報我逢生日好喚涼颸引
一觴

袁中丞晞我出游泮圖委題以余同齒同
游故也筦爾有述

翩翩數子逐芳塵隊裡黃童是重臣此日巾襯
從野堂存稿

詩

分柳色幾人詞賦動楓宸差池羽翼悲吾晚駁
駢風雲羨爾神仗鉞功高頭未白轉思挑達事
猶新

洪藻原年丈關政報滿還朝

錦帆簫鼓出江湄水凍黃河繹路遲鄉味久拋
忘荔子客情偏淡戀尊絲闔門柳色非前日長
樂鐘聲似舊時聞道使君廉載石江東父老望

旌麾

贈別閩中蔡子周甫

天涯相見各依依
禪榻茶甌坐翠微
作客又逢天有鴈
薄游無乃劖生衣
摘來金橘龍山好
嘗到銀魚笠澤肥
已見山風催桂子
可忘騎馬問巖扉

贈京口王別駕

津口相逢及暮霞
秋風吹水颺寒沙
鮫人貢帛輸官稅
龍女藏珠看晚衙
招隱題詩憐夜月
射

堂走馬憶春花知君爲政清如水羸得中泠好

潑茶

贈何越疇

風流爲政復誰如山色泉聲臥閣餘自載桃花
東越米不貪銀縷太湖魚兒童競拜肥卿馬烏
鵠常隨好畤車早晚定逢宣室召袖中先有薦

雄書

其二

一縣花開兩地明琴聲閑暇起歌聲冰心秋映
梁鴻水棠蔭春深庾亮城東閣官梅動詩卷扶
風絲竹列書生酌泉自顧清如許不信仍題第

二名

齋中守歲

雨雨風風送短年焚香燒燭整殘編起居偏註
陰晴事供奉常依繡佛前老去蛾眉應自掃坐
來蝶夢亦清懸尚盈一掬憂時淚永夜徬徨北

斗邊

元日大雪

幸無朝謁懶披衣忽報璇花四野霏西嶺攢冰
銀作案小園鋪絮玉成圍梅因亂白真難認酒
爲凝寒氣亦微聞道聖人禱上瑞今朝宮樹滿
光輝

和姜養冲

夢溪入夢尺書遙聞說春江在畫橈山上探潮

餘興往祠前墓碣暗魂銷觀風人遠將蘋薦懷
隱秋深有桂招直北浮雲方颺韻共攘生事付
漁樵

庚申立春日

烽火遼陽不可聞江南猶自鬪華芬裁紅剪彩
閨中巧度曲徵歌席上醺白雪銷殘征戍淚綠
烟罨靄塞邊雲今朝暫理宜春詠可許閑隨野

鶴羣

從野堂存稿

詩

十九

三

送張符禹

政成仙令自風流
花裡絃歌似舊游
候鶴一琴湘水韻
望鳬雙鳥海雲浮
行車遠近明星合
臥閣高深甘雨秋
多恐承明清切地
從容蚤晚借前籌

冬夜過趙庵留題

荒烟漠漠瓊香臺
偶爲尋僧踏月來
鳥解傳經喧夕磬
犬逢客至起寒灰
參差松影簷間入滴

瀝泉聲澗底開爲訂明春茶事熟手提箬籠到
山隈

擬送袁中丞開府登萊

周宣六月出車攻仗鉞三齊節制雄南國舊棠
春芾日西臺列栢夜呼風樓船蜃結蓬萊近簫
鼓龍吟島嶼空國士感知無以報還將掞筆紀
膚功

讀何大理集有感因書冊子似大瀛郡伯

字裏猶飛六月霜
繡衣真稱漢田郎
鐵船跨海殲鯨寇
金穴封山謝虎璫
栢老西臺空棘寺
棠留南國尚桐鄉
只今遼左誰前箸
公有遺言在阜囊

渡漳

去年經此涉江游
今日重看漳水流
詞賦自慚梁苑客
鼓鼙其奈塞垣愁
天中音問南來少
雪裏行人北去稠
誰道使旗增氣色
歸時江上有

眠鷗

民部劉念劬在函并致到楊大洪手札却
寄劉任游開

懷人秋思正難禁千里相煩寄遠音國事紛呶
徵定痛移宮事言者不止關門氣色掃重陰船回笠澤
風初落鐘起寒山月半沉偏是使君垂照迥蒼
蒹白露漫蕭森

鄧鴻臚惠菊依韻賦謝

從野堂存稿

詩

主

歸來三徑沒蒿萊秋老東籬菊未開惠我新枝
醒睡眼多君孤賞破時猜重陽却負登高屐燕
水何心市駿臺把盞浮英吾事了怕干風雨不
留栽

五言排律

擬送福籜之國

天門開祖帳帝子鎮朱方綴輅移仙仗桐圭引
綉裳山川周舊邑寶玉魯分璜鳳吹齊韶奏龍

媒服上箱蹠鸞分禁衛振鷺儀班行藹藹皇郊
送祁祁帝澤長舳艤千里盛旌旆九衢光屏翰
維城重無康樂未央

朱平涵前輩操舟見訪余適往郡中有阻
面對寄贈

玉署推前輩明公實鉅賢文瀾廻大海霜氣肅
高天自昔陪畿暇諸生領袖專南陳齊表帥北
李讓陶甄經述還醇雅條規矯薄懷殺青裒剩

史木末表荒阡橫厲千秋事提衡一代權風期
從坦率月旦誤追還貝錦何勞織朱絲不改絃
婆娑霄闕外偃蹇日華邊婉變蒼霞潤清輝箬
渚前湘靈調瑟遠子夜舞衣鮮葵藿傾常赤松
篁夢幾圓螭頭虛左席沙路望歸鞭靉靆浮雲
積蒼茫誠浪連頻煩明主顧不受世途憐收拾
餘編在從容竊取偏奸雄愁鑽斧幽憤快磨湔
允矣陽秋筆居然金鏡傳物情拚我棄吾黨未

能捐四顧寰區內何人羽翰聯問津心自苦覓
侶屐爲穿遂枉翹翹乘翻垂欵欵箋微才蒙接
引晚契托纏綿甚愧丈人厚徒勤長者先卑棲
怯弓影匿處避狼涎行路風波惡登堂禮數愆
形疎神倍密感極涕流涓吊影江干隻回腸峴
首懸猶餘千里志尚訂四方緣烽火遼陽急脂
膏陸海湔老臣思借箸覽子且驕眠涉險思舟
楫爲梁必梓梗廟堂求焚理巖穴首騰騫碩果

知蒼眷靈光應紫驪未云歌鳳日曾是泣麟年

贈吳安節

夙負摵衣願遙逢獻履辰喬崧方介祉罨畫暗
浮春禮樂千秋遠衣冠奕世振素心敦薄俗赤
意挽頽津攬轡雄風駛埋輪正氣伸臺霜寒、綉
斧卿月耀朱輪清濁持衡定安危借箸頻節經
時益峻性以學而淳江漢堪誰濯淵源自有真
文章垂琬琰舉動著嶧嶢業自青絹禪忠仍白

簡新隆中深歲月渭上老經綸滄海闊觀熊氷
壺澹出塵留餘家慶迥求舊 主恩申祭海爭
推謝占星競奏苟養生形似鶴憂國髮添銀室
繪圖蓬島高歌頌大椿願將金石櫂永永渡沉
淪

送別楊遽初公祖

廬嶽鍾英特關西種德多臚傳騰晚色建禮漾
春波魏闕龍章麗吳天豸錦過長江催擊楫瀚

海沸揮戈少府敦輸輓窪丘廢作訛因之勤撫
卹盍爾沛陽和禽網寬三面羔裘曳五紲芾棠
朝有頌萇楚野無歌飛檄星馳急蒿心髮欲皤
舳艤開震澤羽騎候汾河就日階逾近凌煙像
不磨誰能長借寇吾自重思何末路攖荆棘深
情潤薜蘿臨岐愁去住閱世幾平波周道瞻山
裘滄州狎釣簑太行標駿烈野史佐編摩

七言絕句

登第後哭詔安胡葵翁老師

雲門石上許追陪酌酒頻呼繆襲才今日南州
枯泪眼燕泥零落画梁摧

其二

星輶一日過梁谿携手吳江芳草萋却恨長安
花滿陌等閑飛上故人綿

其三

謁罷承明玉漏清鍾期流水若爲情獨憐枯塚

無靈氣漫向人間掃不平

其四

延陵紫氣接漳臺季子空餘掛劍哀覓得星槎
上銀漢擬將黃絹勒蒿萊

初夏署中卽事

深柳垂絲掠燕飛新紅片片點苔衣朝來挹露
披書幌錯落晴霞映紫薇

其二

梧竹森森鬪碧鮮芸香初拂裊輕烟鶯聲覲曉
來庭樹知有薰風入舜絃

其三

朱明麗景上高槐翠色平鋪碧玉階漫捲湘簾
消晝永涼颸若爲助吟懷

其四

清宵雨漲鳳池流藹藹垂陰變正秋共道來牟
堪燕喜可無新頌出詞頭

送同館胡休仲乃翁歸越

三月鶯花此正繁布帆千里顧雍船桑田滄海尋常事看取明珠掌上圓

其二

玉樓天上自亭亭底事文章去作銘解道神仙原有種仙翁識得是遺形

其三

歲星何事到人間會破人間憂喜關七十年來

常在眼西湖日夜水潺潺

其四

南去千峰間紫氣獨憐翁自傍孤雲青松長茂
千年色好護瓊芝映錦文

送楊侗孩館兄

賦就長楊動紫宸閨天忽爾問歸輪好將簪筆
華清曉散作斑闌滿座春

其二

落日停雲酒一尊，總然暫別也銷魂。
馬頭帶得延津劍，夜夜餘光燭薊門。

送孔中甫館兄

三載焚膏傍紫微，偶從天子乞班衣。
明知此去無多別，猶自臨風悵落暉。

其二

家近華陽小洞天，凌虛黃鵠帶蒼烟。
清宵夢到蓬瀛月，大隱金門亦是僊。

送劉太凝館兄

篝燈幾度共論心誰遣琴操別鶴音君自涉江尋舊侶暮雲春樹總難禁

其二

僊郎畫錦映征車宮柳回看綠漸舒莫以葷鱸深戀戀濡毫旦晚待相如

繆太史從野堂存稿卷之第八

雜著

論文

策問

示子

代庶弟亦玄囑子

自敘

從野堂存稿

江陰西谿繆昌期著

門人

方岳貢
劉興秀
訂

雜著

論文

計十三條

男盧白
孫曇輯

做舉業有舉業之本領卽做一題亦有一題之本領看文必先看文之本領如夫婦之不肖題其本領何在不要說不肖不好了更不要粘講肖字一句如太質文所謂肖仁智勇肖位育等

字也不要做了幾句不肖後又用一轉若用轉便是可以與能了大兒曾見我做孩提之童句中用一轉前作多模擬此篇不知我是文轉不是轉題我文只模寫孩提之童光景並不曾做雖孩提之童然有個良知到底只說童昏也歟哉蓋無不知愛之意已在孩提之童要隱隱躍躍于口角之間不要顯露不要有轉痕耳汝等看文只看句語不看大意如何如何今只看

袁思明夫婦之愚文正與我主意相合他何等
玲瓏何等體貼也久而敬之題要在久敬上討
出滋味來看王餘量文便是汝等頂門一針也
平日看文粗心浮氣不曾以文對題以我對文
逐一磨勘過來只如試官吃酒亂塗人文一般
如何長進汝今在裡面做過此題要做敬字無
敬字做出來要做久字無久字做出來今日出
來看他文便覺他好了汝輩不可輕忽人文字

我極惡自不會做動說人低品惡道者

文字有輕淺之淺有浮淺之淺輕淺之淺從深心大力中微微挑出題情與文情潔洞可掬此最上乘也浮淺之淺則以粗率之氣抹倒題情卽自家文思亦混帳瞞舉不曾刻剔出來而專靠一種襯簾浮詞隨手應搭只如此做到十數篇便壞了手段吾人只此一點靈心提之則尋向上去不提則墮坑落塹不可不省也

舉業書不多幾部另整出在案經書文字該看者央人集看不該看者度之高閣案上不可多書胸中不可少書

文字以清空不染爲主雖連篇藻繪原自清空所謂清者神清脈清筆清意清也清則脫脫則活尺幅之內縱橫瀟洒無所不可矣

文有次第節奏又有骨肉配合不精心體貼以調劑其間安能使文理秩然耶吾言非妄從容

味之不可忽畧吾言將我一片苦心竟無所囑付也

時文不煅煉終不得出頭

時文全要緊奏中鬪巧不得此法做不成家文之貴議論意見固也然以尺幅之內寫出胸中開天辟地本事須以巧心妙手于一字一句內微轉波濤使讀之者躍然心開則妙矣如用冗長議論如論策者然非雅不成家必不入彀

我前日論沽之哉題說待價正所以爲善沽此
是儼文想頭汝認差了就將我此句話做題目
句句重在沽之哉如此則題目反淺矣所以斲
輪之巧父不得喻之子也固是不善領會又下
筆迂緩用句荒疎如水跌泥愈跌愈激又如膏
粘漆愈粘愈結二病入于膏肓不治將深且奈
之何

入彀之文只是七篇一列自首至尾無一疎漏

不知費多少鑪錘思之思之

人之心靈一日換一日逐科文字一日新一日試官看文決不棄新而收舊

小試之文畧與大場中不同須得觸手尖新意新則調自尖到處絢爛意見橫出議論層疊使觀之者一驚一喜雖有出入小疵且疑且駭而不敢棄置矣汝等只要于未考時收心靜坐打入時局開出心花入場便無疑惑不然心粗氣

浮未有不爲退轉者也切勿信人鄙誚考官之說

文字先要認題有題眼有題面有題神汝輩先不認題面安問題眼况于題神乎看文字不得其用意處雖日看百篇也無用處至于遇考只寫得平日胸中之所得胸中有一毫粗浮一毫滯澁無不見之于卷中汝輩粗心浮氣毫不沉思又不肯用實學只將平日眼前所見浮調依

稀影響點綴成文細按之皆無一字相關也今
且無論汝輩進步卽我二十餘年苦心濫有舉
業虛名于世遇有識者見汝輩文無家數無傳
授至此非其父業已荒卽其不留心教子者也
并我浮名且爲汝貶損矣真可嘆可笑之甚也
舉業文章先要有本領次要有生氣有本領者
尚不可無生氣况本領全無乎人生二十二三
歲不肯用力上進烏平用其力哉我倣秀才考

一次惟恐落人後廿四歲至廿七歲宗師連考二等猶以爲耻今日不成進士日夜有舉業在心以爲忍死必圖一捷此卽諭語上死而後已之說爲仁者豈必死凡自古聖賢豪傑做一事未有不拚一死者也念之

此先太史所遺論文諸牘也先君一生精力竭于舉業用力深而成功苦故言之切而有味凡批駁虛白輩縕尾者一字一句皆嘔肝

吐心頻加鞭策余兄弟聽之藐藐爾時年少氣猛心粗膽莽妄謂尋章摘句徒自疲苦握筆疾書不事組織可以得志孰知時過氣竭至今猶墮落也先君嘗誨虛白等曰舉業一事與今修行人一般撇却閒務澄練心神如見銀山鐵壁拚命鑽入方有少分相應汝輩悠悠忽忽不肯苦思力索趁筆塗抹絕不知文章家曲折安頓之法汝輩必墮吾箕裘也

今虛白顛毛種種捧誦遺言痛若刺心政復何及惟望子姪輩刻志礪行佩爲韋絃以繩

祖武勗哉

男虛白謹識

策問

壬戌守官都下時值廣寧失陷關門震驚一時諸君子于一朝會後共集旅邸攢眉國事長兒虛白侈口談兵閩中董見龍先生聽其言謂有條貫至欲具疏薦聞余力止之恐其言夸而

用疏也設策以問。問廣寧陷而人人言守關矣識者皆云宜守關外今欲設重關築堅堡險于何恃兵于何宿且西虜駐牧我地與我錯居界于何限防于何施羈縻何術制馭何方凡關外之地勢諸虜之情形譚兵者必指諸掌矣欲禦東夷必先處西虜宜直書所見以對若夫搜將才假事權脩軍實練士膽一切制勝廟堂之說此上之操柄非下之方畧可無勦也。

示子

示諸子第一做好人第二勤讀書凡事從天理起見莫學今勢家子弟以鮮衣美食爲事立志高遠工夫無所別用自然勤讀書則今日嚮上一着惟不管閒事盡之矣吾家世單寒受人侵侮吾曾大父及大父盡力擇持僅得自完外人見其紛紛禦侮若以爲強力起家者而其實暗地受虧施恩不報者多矣故中襄三十餘年諸

孫有饑寒之憂而無刑戮之累及至吾父事親
孝與人忠取與不苟言笑不輕吾母相以內德
閨門之內儼若朝典近世布衣未有如此之
謹於幽獨者也而一生危苦半世牀褥爲皇天
所憐憫故至今日而發於我之身其所以不能
早發者吾德薄耳嗟吾祖父起家之艱既如彼
食報之遲又如此吾子弟可不念哉汝不見瘠
鹵之地難於發生及旣生之後灌漑培植遂成

良田吾子弟培之植之自今日滅之裂之亦自
今日人亦有言做官之日短做百姓之日長吾
謂百姓亦不易做還宜趁做官時稍爲料理耳
可不念哉生當季世種禍容易種福極難小宛
不云乎握粟出卜自何能穀此大夫兄弟相戒
以免禍之詩也而其首章曰念昔先人明發不
寐有懷二人其次章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其
三章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其四章曰夙興夜

寐無忝爾所生其末章曰如集於木如臨於谷
如履薄冰每誦其詩爲之流涕願吾弟吾子日
誦一遍以當座右銘也我本無宦情又苦善病
若體中可支姑避世金門兩年實授一職而歸
若不可支卽以庶常歸隱亦今世達者自便之
策也何能局促轍下兼爲子孫作牛馬哉恐子
弟不亮而以我一第爲贊途趁我策名之始爲
及時營業之計旣累父兄還以自累不惟自累

還累子孫故言之諄諄母聽之藐藐也萬曆甲寅春正月書于長安邸舍寄諸子粘之草堂之東屏

代庶弟亦玄囑子

弟病中追思往事出涕曰吾父一生值伯氏之
顛里中險人乘間交構祖喪未終而蕭牆禍起
傾家辱身尚忍言哉是以晚年症犯癩癖委身
牀褥十有七載飲恨而終吾母相之于艱難困

苦之秋顛覆流離之際勤勞家政以致血枯力竭肱創行蹇亦犯父症數年而終我是以兢兢謹守創完宅宇求立言君子爲母少揚黽勉襄事此素願也而今已矣天不假我以年矣嗚呼吾母以憂瘁殞其天年則生不能養矣以泯滅沉于沒世則死不能葬矣抱此大罪將以何顏見吾父母於地下也嗚呼其將付之子姓乎夫我猶弗克終而况于子姓也乎我有兩子頗露

頭角我以爲寄托有人誰料家門不幸福祚淺
薄乙丑之歲晏天不弔庶徵痘亡於春庶明病
故於冬天平天平何喪予之速而奪吾之盡也
所存兩子庶績質體懦弱稟性沉滯自守有餘
而開創不足吾慮其太柔而不能剛克庶尹質
體剛硬稟性流動及時童牿亦可望進吾慮其
太剛而不能柔克嗟嗟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弟
恐績尹之有貳心也令予囑囑而再再而三無

非欲使若輩敬承先業謹守遺訓繩規尺矩弗入於邪傳不云乎賤妨貴少凌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滛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斯言也非吾弟囑予之心乎子能以父母之心爲心矣而猶有戒乎吁微斯言誰爲右銘天啓丙寅仲春書于得素軒中錄之簡左以徵

吾弟之孝思云

自敘

吾母先產兩兄皆痘而殤一弟又殤余故以獨子受憐自提抱以至髫鬌撫之不啻掌珠也七歲入家塾十一歲開筆習舉業稍露頭角十四歲赴童子試縣令楚麻城劉公名宇泰號鳳見
辛未進士喟然曰是子幼乃具史筆余感公知而賞之置一等曰是子幼乃具史筆余感公知至今不忘十五試學臺不錄是年冬大父東渠公沒明年家難起其冬吾父與二伯澄灘公俱

就御史臺繫外舅復庵李公亦同日繫李禍在

里豪余家禍實與連云明年春復就童子試縣

令詔安胡公

諱士
南丁
號鰲葵

大激賞拔第一顧問

左右此子何家產左右以吾父對公曰此其家

當不惡何以有今日累因廉知吾父與伯寃立

上書主獄者蘇州理赫公

號渭陽
名瀛

吾父伯事得

盡白并根究其造孽者而吾父得稱爲布衣完

人矣胡公之知我千古之知而其恩吾家百世

之恩也自是府錄復第一入學第四舉使者鄒

還一公也

諱莊陝西人戊辰進士以庶常出

時爲萬曆之戊寅

吾年十七矣辛巳年二十始成婚其年歲考十

二名補廩壬午錄科十四名學使者李會川公

也

諱時湖廣蘄水人辛未進士

余以天啟辛酉典楚闈報

命還里取道蘄水公之墓木拱矣登其堂設位

拜之壬午之試應天也胡公以解首相期懸燈

于署以待一捷而弗果乙酉戊子俱以二等試

應天至戊子而余之揣摩已就南昌羅柱宇公

名朝國癸未進士

以青蒲令分考取本房第一格于主

者又弗雋明年應觀風試閱卷者兩司理雲間
理李公諱楠號中石河南永城人丙戌進士吾常理張公諱鳴甫號見菴江西葛安人庚辰進士

署余卷云近試郡邑青衿獨子爲

快士翹楚矣二公皆有非常之目余終身師事

之癸亥春以河南封差還過永城得展拜李

公之堂然已丑觀風之卷實膾炙一時至今猶

爲士林所誦自是余名益起五試觀風皆第一

而吾常理閔公

諱廷甲號翼虛湖廣
斬水人已丑進士

每試必搜

余卷置之第一而京口理南城張公

諱時顯號
新屏丙戌

士進禮遇加隆公子孝廉曾相遇于公車講通家

自丙辰以後余栖遲里中再入京師不復相聞

悵無從一訊也辛酉過斬水憑公之棺而哭之

時公舉鄉賢學使者遲其報余屬尹澹如轉屬之湖北道竟得報澹如答書云使者方代得之

督爾此其事甚奇然公不獨知吾文且念吾貧

弱保持吾門戶吾報之未盡也辛卯學使者立

臺柯公

諱挺海澄人庚辰進士

錄第一復格于南試吾年

已三十矣甲午縣試第一將就府試而吾母已

病噎視病勢日甚遂同衾被卧起視湯藥者月

餘母病竟不起痛哉先是吾父遇難之後痔血

下注中虛下削遂得瘻症臥床褥者十五年吾

母手操管鑰余外持門戶役是以得安枕席及

吾母之亡而吾父朝夕靡恃余忽忽不欲生明年乙未春勉舉母殯權厝于赤岸之阡請趙文肅公誌墓丙申授館于涇里顧氏而吾父于中秋之夕忽得便血急歸視之見神理小異不勝憂惶時學使者南昌陳公諱子貞號懷雲庚辰進士科試得第六父懸望一捷而丁酉之二月父不起矣連遭兩喪生氣俱盡復以是年冬舉父殯與母合窆焉請王駕部澹生公誌墓誌皆未勒石入隧

意俟異日贈典稍進有合誌以闡我二人之幽
併勒入隧不謂逢天之譴并奪兩贈此不孝之
死不瞑目也奇禍至此人人有風水之疑吾亦
不能堅持而其仍改聽之後人矣無論其仍與
改勒石不可緩也子孫念哉戊戌年已三十七
而文思轉溢發從游者日益進汪大行邦柱與
盛孝廉世才同來遊余之器如石實真賞也已
亥前令胡公守青州以余文示馮文敏文敏擊

節曰此館材也可召致青社爲吾家子弟師胡

公以其意來促駕于是有青州之遊館馮塾者

兩月而文敏以少宰入胡公以稅璫罷余乃罷

館歸文敏爲我點課極精細臨別券我必捷明

年舉應天廿一名時年已三十九矣本房西安

徐公諱可求號觀我壬辰進士以上海令分考得余卷甚晚

舉示同考陳公諱大綬號赤石浮梁人乙未進士兩相擊節呈

主考晉江黃公諱汝良號毅庵丙辰進士公大賞異時本房

首卷已定元矣故得二卷而副考長沙莊公

諱天

合號冲虛
己丑進士賞如之是榜多名士余亦時名中一

人三師甚喜皆曰門生光座主矣余遜謝不能當同年顧朗仲雲鴻一見莫逆其古學古心余遜而推之定爲石交後朗仲沒余不勝山陽之痛至今過虞山西麓不忍入藤溪寸步有季女室其季子蓋朗仲在余有一言之盟也朗仲沒後家益窶余收季子而館之力不能爲治恒產

亦吾未了之事也余諸生二十餘年鄉舉十餘年不營產業公車之費不貲家日益挫至癸丑無以治裝謀之虞山諸友得三十金以行其困若如此倖博一第齒已五十二矣本房爲今禮書會稽錢公諱象坤號麟武辛丑進士以春秋分易二房同門二十一人余爲第二卷師題其卷曰先甲之而復乙之殊自咄咄蓋實錄也拆卷呼余名同考皆爲公賀而主考福唐公曰此人老名塲終

被我收拾門下余見錢師師首述其語以爲館選機云會三十二名殿三甲五十四名格當得縣令余才拙不稱令欲改從教或曰尚有館選一途也是年八月選得第七人同年有不得者倡爲金沙薦舉之謗而東林之目自此起矣金沙者于如菴玉立也時方爲人彈射故其人以此孽予予了不爲動且曰顧涇陽先生知我以小友進我我真東林也初試閣第二實福唐公

首取移置二者惕于前議也自是四試皆第二
後得第一留館中故事吳浙閩三方非一不得
留也嗣後德清爲政意有所嚮而故抑其名以
鎮外議而余名卽後不出四五忌者耽耽矣而
少年昵之者并不樂余余貧不能徵逐飲食僻
不能輒輜候門主家二三少年且惡且厭余日
坐針毡中慘慘也至乙卯五月而挺擊之事起
其事有心所共知不具論瘋癲不瘋癲余不知

獨以爲光廟之在東邸僕御不設一妾男子
闌入如無人之境兩三老璫盡氣力抵賴天之
靈宮庭無恙光廟差闔韓本用告變于上
其辭曰皇爺可憐此抄報所共傳也旨旣
下部擬依違連朝不決而提牢之疏始上上
爲心動猶豫不發者十餘日乃得聖諭于瘋
癲之下特加奸徒二字又有奸宄叵測行徑隱
微之語聖心曉然有當於提牢之疏矣義興

三疏詞嚴義正 上赫然御 慈寧置三犯于

理人心帖然服 大聖人之舉動也余故語人
曰一卯金以瘋癲二字出脫亂臣賊子一卯金
以首功奇貨四字抹殺忠臣義士此語傳而倡
瘋癲者恨不割刃其腹矣而同郡某者喜釣奇
走要門蜚詞交搆所搆不止余一人也而耽耽
乘之以假手于其鄉人於是工垣劉文炳之
指摘因逐崇仁而帶及也疏語云云時丙辰之

五月也余方擬授簡討候 旨久不下而初疏
猶稱癸丑館長不指其名余義不受辱具呈引
疾懇掌院南昌劉公代題方待勘結而拜官之
命下矣時余已移出城外而劉疏指名再及惟
恐其行之不速亦爲人所迫也余出一揭應之
云云人以爲辯而平歸而杜門却掃灌園課子
頗自夷猶丁巳內計忌者復修前郤余與虞山
俱在擬議賴掌院南昌力爲保持得免後踰伏

者又四年南昌移咨各處催久告之在家若其
意專有所屬也會 光廟登極不無利見之想
而夜得一夢方竭屢中途忽聞 晏駕手中有
一白筆頭撒不可合遂擲去因痛哭伏地不能
起覺而淚痕猶在面也其明日得報遂有鼎湖
之泣異哉今 上登極余以正月戒行至三月
抵都補故官以四月到任拜官及六年而始任
亦衙門所創見也是時遼陽陷沒汲汲皇皇舉

朝失措而海內巖穴起廢之士日漸以集顧未有出身當一面者每朝會束手相歎而已閣臣被召者未至南昌以次相當國蒲州肩隨之兩相甚和衷而意在收召正人日汲汲不暇群小之不利于反正者日伺其短而思逐之矣然公持事過執見事稍緩亦間有不愜人意者余受公知莫能助也六月有楚闡之役力辭不獲舉士九十八人所得多名士聯捷八人錄文一序

一論規楚風而憂君德良有微意餘文自余出者間潤色士子而一三五策皆抄撮成之病不任也一論遂犯深諱禍自此種矣十二月還報則福唐初入南昌及冢宰周漢陽以一疏並逐而時局又一變矣初見福唐極言盡規謂南昌漢陽不應逐內傳不可奉公曰上所傳何敢不奉余曰吾師三朝老臣始至之日以去就爭之必能遏其漸也若一傳而放兩大臣後不

復可止矣公默然余乃白南昌用拙而體直於
師實無他腸公始怫然余徐申其說色稍解蓋
師疑南昌之拒其來也南昌亦自取之於是屢
疏始放得 旨改溫南昌自喜差存體面余不
告之故也南昌去後言者不止而亦不行每歸
德于余不知何人傳之嗟乎王安死而南昌逐
南昌逐而勢重不可返矣福唐恃其權智可籠
可愚時亦有所補救而卒不能遏其橫流豈非

天哉自廣寧既失經撫之說紛紜靡定余時爲
母縱母嫡之論福唐漸遠余矣壬戌廷試余備
受卷官五月題管誥勅七月補經筵展書官十
月九日轉左春坊左贊善隨以是月廿九日廷
選 冊封諸藩余往河南之建德故事藩封無
過五月者以秦藩之請不得于部覆故久持不
下云余以十一月十六日出都門十二月至禹
州成禮藩餽無所受二月還里舍栖遲者一年

甲子二月還報時高邑秉銓銳意澄清執政無所關其說福唐以下多不悅福唐故堅臥以持之而言路之窺間者起矣於是遂有江西之事及應山疏上余適過福唐湘州李公先在坐福唐曰大洪這疏亦太容易彼其人于 上前時有匡正一日有飛鳥入宮 上乘梯手櫻之其人挽 上衣不得上有小璫 賜緋叱曰此非汝分雖賜不許穿其謠真如此恐大洪跪行難

再得此小心謹慎之人在上左右余曰誰爲此說以欺老師可斬也福唐色變余先起師先送余出其語聞于應山意不勝憤福唐知而書抵李公大約如前指而澹其辭只自辯未嘗詆大洪之短應山益憤卽欲發抄余力止之福唐不知也而含怒於前語不解先是應山疏上言者嚮合福唐亦密具一揭諷上准其退歸私寓過加優渥比于大臣勲臣者然則上不失

恩意下明其退讓兩得之道也揭入大拂內意
福唐懼思有以自解者乃揚言此揭非出我意
自我門生所迫也而流言自此起矣且謂應山
之疏盡出吾手而忌者附會其說益不可解禍
唐歸途逢人告憇西谿罵我彼與大洪一人只
夜往來正與代草之說相呼應以實其出揭非
本意之言嗟乎福唐名寬大豈真欲殺我哉不
過借以自解而予遂不可解矣而借福唐以用

其殺手者更慘矣蓋余謂此說可斬屬之欺老師之人則明明不指老師矣福唐豈不知之故曰借以自解也福唐于我不爲不知已余自童子諸生凡有司一字之褒如前所稱者終身不忘況於登進者乎且福唐爲相何至可斬而出之余口哉惡規喜諛亦太甚矣而内外之欲殺者則又以蒲州之傾心我而疑其票留趙楊左魏我爲之左右也不知蒲州之好賢護善自其

天性稟擬何事可容他人左右乎蒲州之作用誠遠遜他人乃休休有容古稱一个臣庶幾近之高邑素知我嚮我秉銓之後強半杜門余亦不敢數數間有薦引皆名流遺佚自其夾袋中人余第一從臾耳不圖其亦以此招惡也朱烏程久棄鄉曲輸肝吾黨以七科前輩忘分下交戊午之歲操舟遠訪扇頭之贈托契良深一入朝而神情大變染溪爲高邑門生所不得之高

邑者則喫梁溪所不得之梁溪者則喫我因巧
離于福唐彼亦久負東林之目思自解脫而示
離于我也餘人諭諭所不論已左魏之被言也
閉門閑寂余時時過慰之趙高陳楊左魏等之
被逐也長班阻我勿送我曰人見逐可不送乎
明知爲諷者所得余弗避也南篆之推有小璫
到閣厲聲曰此人還留他送客遂閣不下越數
日請告傳旨閑住抵家而趙南星等十五人

俱削籍提問追贓之旨下矣當是時吾固知其禍不止也何也代草之說深中于內而安得免宜其有今日也噫宮不早移禍不待今翻移宮適所以伸移宮天之成人巧矣辛壬之際應山家居見宮府可異事不勝憤惋輒推案起曰吾必請誅此奴以報先帝癸亥之出托少子於其執友御老母以行其矢志也固不耑爲江西事然疏之上也桐城實贊決之而示幾微於

我我答非可草草夫擊內者只爭呼吸耳一不
中而國事隨之况今日內無永外無文襄可幾
倖乎桐城默然又三日過應山方注籍心疑之
疏上而逆知有今日也皆天也就逮湏臾諸子
皆踈劣不知吾之本末隨筆漫記都無文字粗
具公私之概而已湏日久事定方出示人毋徒
取憾門也余行真而未篤口直而多躁心慈而
色厲爲文有筆而無學爲學有志而無養種種

欠缺人所共見而不敢營私背君欺心賣友一念亦天地神明所共鑒也禍至于此豈非往因聞報之後了無怖懲但義不屑以三朝作養之軀辱于狗奴獰賊之手耳

生平道義文章肝胆之友淺深不同多海內知名而里巷親暱亦有學行之士不知名者俱不及述想兒輩亦知其凡也

天啓六年丙寅三月五日書

從野堂存稿後述

先太史博極群書抽繹千古雖溽暑沴寒焚膏繼晷繙閱靡
或在郵亭館舍一編自隨口吟手畫都不省他務猶以年少疲精舉子業未鼎古文詞嘗有有筆無學之嘆然英風勁氣每一落筆令人驚聳以爲見所未會蓋鐵石之心與風霜之筆相挾而出其大概也館閣試之文爲一時名公所推重先太史又以多忌少吐爲恨

手自汰去者大半至典制之文義存詔誠意在
勸勉嚴于體裁不肯苟徇簡存笥中者亦僅什
之五六耳居恒憂先宗社念切履霜時以聯
絡正人呼號同類爲已任故見于書牘者往往
淋漓激切無所鯁避而二三密友往還手札當
詔逮日家人惶怖付之一炬又軼不傳焉嗟
乎此虛白之捧誦遺札爲之追恨出涕者也先
太史精忠大節表著海內

聖明旣愍而卹

之矣惟易名一典已奉　俞旨而遷延時日者
何歟夫必有信友乃有貞臣自朋友誼微生則
翕翕死則落落縱慟輪漬酒不可謂無人求其
慷慨憤激面折廷辯者蓋亦鮮矣何怪乎異己
之徒甘心黨逆而仇忠義也先太史之死于逆
璫也碎首黃門暴尸城北擬于膺滂喬固亦云
烈矣祇博此身後一謚少酬危節夫亦　主持
世道者所當深念者也茲合先太史存稿自

制詞至雜著共若干卷編次如右其散失在四方者幸 諸名公不斬郵寄以便續梓

崇禎丁丑中秋前一日男虛白百拜謹書

甲午腊尾海上所收 茶葉小蕉記